

青少年消极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幸福倾向的调节作用

周芳, 刘儒德, 郭明佳, 蒋舒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目的:探究青少年的两种幸福倾向(意义倾向和快乐倾向)在消极情绪与网络成瘾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积极情绪/消极情绪量表中的消极情感相关题目、青少年网络成瘾量表、幸福倾向量表对北京地区八所中学共3044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青少年的消极情绪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②青少年的两种幸福倾向中,意义倾向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快乐倾向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在网络成瘾方面,高快乐倾向的青少年比低快乐倾向的更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而不同意义倾向的青少年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 幸福倾向; 消极情绪; 网络成瘾; 意义倾向; 快乐倾向

中图分类号: R395.2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7.02.003

Negative Affect of Teenager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Modulating Effect of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ZHOU Fang, LIU Ru-de, GUO Ming-jia, JIANG Shu-yang

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odulating effect of two kinds of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eudaimonic orientation and hedonic orient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affect and internet addiction in teenager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measures of negative affect items from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and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Scale were administrated to 3044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eight middle schools in Beijing. Results: ①Negative affect positively predicted internet addiction; ②Eudaimonic orientation, but not hedonic orientation, had a significant modulating effect between negative affect and internet addiction. Conclusion: In terms of internet addiction, teenagers with high hedonic orientation are more vulnerable to negative affect than those with low hedonic orientation.

【Key words】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Negative affect; Internet addiction; Eudaimonic orientation; Hedonic orientation

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IA)指在没有成瘾物质作用下的上网行为的失控^[1]。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网络使用从而出现过度网络使用行为以及强迫性思维、耐受、戒断症状等;②自己的学业、社交等日常功能因此受损^[2-3]。我国青少年群体中的网络成瘾问题非常普遍,根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的报告^[4],2009年我国13-17岁的青少年中网瘾的比例为14.3%,仅次于18-23岁以及24-29岁青少年的比例。考虑到我国青少年网民的总体规模,网络成瘾的人数是相当庞大的。根据中国互联网中心最新的统计报告^[5],截至2015年底,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88亿,而10-19岁群体占网民总数的21.4%。网络成瘾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严重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活^[6]。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包括心理因素、神经生物因素和文化因素^[7]。作为心理因素中非常重要

的一个方面,消极情绪可能是网络成瘾的易感因素^[8]。一些网络成瘾者会通过沉迷网络来回避自身的抑郁、孤独等消极情绪问题^[7];另一方面,一些消极情绪(如焦虑)会降低抑制执行功能的有效性^[9],而网络成瘾的主要表现特征之一就是成瘾者无法控制自己的上网行为,消极情绪可能通过削弱个体的抑制功能从而增加个体网络成瘾的可能性。实证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消极情绪,包括抑郁^[10-12]、焦虑^[13,14]、孤独^[15,16]等,可正向预测网络成瘾。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青少年的消极情绪能够显著预测他们的网络成瘾。

然而,作为网络成瘾的易感因素,消极情绪并不必然导致青少年网络成瘾。消极情绪对于个体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随着生理上的巨大变化,他们的积极情绪体验减少,表现出较多的烦恼、孤独和压抑等^[17,18]。消极情绪在什么条件下会导致网络成瘾,什么条件下不会导致网络成瘾呢?对这一问题的探究不仅能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消极情绪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更能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资助(15JJD190001)

通讯作者: 刘儒德, E-mail: liurude@126.com

够帮助教育者们建立更好更有效的网络成瘾预防和干预方案。

个体的幸福倾向对消极情绪与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可能具有调节作用。幸福倾向(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是由积极心理学家 Peterson 等人^[19]正式提出的,主要强调了人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获取幸福:意义倾向和快乐倾向。意义倾向(eudaimonic orientation)即幸福主义,指的是个体通过从事自己认为能够实现自己的潜能并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意义的活动来获得幸福的感觉,从而过上有意义的生活^[20];快乐倾向(hedonic orientation)即享乐主义,指的是个体通过寻求即时的感觉满足来获取幸福,从而过上愉悦、享受、舒适的生活^[21]。一些研究表明,成就动机、控制源、目标感等与意义倾向相关联的积极心理品质能够对网络成瘾起到预防作用^[22],而感觉寻求、生活目的感低等与快乐倾向相关联的心理品质对网络成瘾起到正向预测作用^[23-25]。由此可推测,幸福倾向不同的个体对于消极情绪的感知和应对是有所不同的,高意义倾向的个体更能够避免消极情绪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而高快乐倾向的个体可能更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就网络成瘾而言,如果个体更多地追求意义,他们可能不太容易沉迷于网络这种无法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意义感的事物,即使他们有较强的消极情感;相反,如果个体更多地追求快乐,他们可能比较容易沉迷于网络,尤其是当他们本身有较高的消极情感体验时,他们可能通过网络游戏等来及时行乐,试图缓解或者逃避自己的消极情绪。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青少年的幸福倾向能够调节他们的消极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并且意义倾向和快乐倾向的调节作用方向是相反的。

本研究拟考察青少年消极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作用以及两种不同的幸福倾向(意义倾向和快乐倾向)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1 方 法

1.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向北京地区八所中学的全部初一、初二和高一、高二年级学生发放问卷,共回收问卷3790份,其中有效问卷3044份,有效率为80.69%。其中,男生共1373名(45.1%),女生1671名(54.9%);初一年级学生598名(19.6%),初二年级学生593名(19.5%),高一年级学生1032名(33.9%),高二年级学生821名(27.0%)。

1.2 研究工具

1.2.1 消极情绪 采用Bradburn编制,陈文锋和张建新^[26]修订的积极/消极情绪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中消极情绪相关的题目对被试的消极情绪进行测量。量表共6个题目,分别描述了个体的孤独、生气、沮丧、烦躁等不同的消极情绪,被试需要对这些情绪出现的频率进行1-4的评分,其中1分代表“没有”,4分代表“经常有”。总分越高,代表该个体的消极情绪出现的越频繁。本次测量中,该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79。

1.2.2 网络成瘾 采用董奇,林崇德^[27-29]在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中翻译并修订的Young编制的青少年网络成瘾量表(Diagnostic Questionnaire, DQ),对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状况进行测量。该量表为单一维度的诊断性量表,Young的原始量表共8个题目,董奇和林崇德在修订时又增加了2个题目,共10个题目。被试对每个题目做出“是”或“否”的回答,回答“是”记1分,“否”记0分。董奇,林崇德在使用修订的10题版本时采用三分的方式对网络成瘾进行判定,即:若总分为8~10分则被判定为网络成瘾,若总分为5~7分则被判定为有网络成瘾倾向,若总分为0~4分则被判定为无网络成瘾倾向。本次测量中,该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79。

1.2.3 幸福倾向 采用Peterson, Park 和Seligman编制,石霞飞,王芳,左世江^[30]修订的幸福倾向量表(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Scale),对被试的幸福倾向进行测量。量表共12个题目,包含意义倾向和快乐倾向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包含6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其中1分代表“完全不符合”,5分代表“完全符合”。个体在某一维度上的总分越高代表相应的幸福倾向越强。本次测量中,意义倾向维度Cronbach's α 系数为0.83,快乐倾向维度Cronbach's α 系数为0.78。

1.3 研究流程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由每个班级的任课教师向学生发放问卷并根据问卷填写指导语对问卷填答进行详细说明,要求所有学生独立、真实作答。所有问卷当堂回收。

采用SPSS16.0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全部采用被试自我报告的方法进行

测量,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在正式的统计分析之前,利用Harman单因素方法^[31]对问卷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对研究中所有用到的量表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5个,且第一个公共因子的解释率为18.91%,低于临界标准40%,说明本研究的数据结果可以排除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2.2 青少年网络成瘾现状

根据董奇和林崇德^[27-29]的诊断标准,本研究中,共168名学生被判定为网络成瘾,占整体的5.52%;

515名学生被判定为有网络成瘾倾向,占整体的16.92%。具体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的网络成瘾和有网络成瘾倾向的人数和比例如表1所示。

2.3 消极情绪、幸福倾向及网络成瘾的相关

对消极情绪、意义倾向、快乐倾向和网络成瘾得分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消极情绪与网络成瘾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意义倾向和快乐倾向分别与网络成瘾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和显著正相关,意义倾向和快乐倾向均与消极情绪呈现显著负相关。

表1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网络成瘾和网络成瘾倾向的人数和比例

	网络成瘾			网络成瘾倾向		
	男生	女生	合计	男生	女生	合计
初一	16(5.46%)	13(4.26%)	29(4.85%)	60(20.48%)	46(15.08%)	106(17.73%)
初二	31(11.44%)	17(5.28%)	48(8.09%)	55(20.30%)	56(17.39%)	111(18.72%)
高一	29(6.22%)	22(3.89%)	51(4.94%)	82(17.60%)	92(16.25%)	174(16.86%)
高二	22(6.41%)	18(3.77%)	40(4.87%)	54(15.74%)	70(14.64%)	124(15.10%)
合计	98(7.14%)	70(4.19%)	168(5.52%)	251(18.28%)	264(15.80%)	515(16.92%)

表2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变量间相关分析

	M±SD	1	2	3	4
1.消极情绪	2.36±0.61	1			
2.意义倾向	3.53±0.79	-0.172***	1		
3.快乐倾向	3.52±0.78	-0.053**	0.484***	1	
4.网络成瘾	2.69±2.50	0.298***	-0.097***	0.090***	1

注:* $P<0.05$,** $P<0.01$,*** $P<0.001$,下同。

2.4 青少年消极情绪对网络程成瘾的影响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1,即青少年的消极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作用,以消极情绪为自变量,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得分进行回归分析。另外,考虑到先前研究已经证明个体的性别对网络成瘾有显著的影响作用^[7,13,32],此外,个体开始使用网络的时间即网龄也可能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通过多层线性回归对性别和网龄的影响进行统计控制。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和网龄的影响之后,青少年的消极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作用显著。

表3 网络成瘾对消极情绪的回归分析表

变量	β	t	ΔR^2	ΔF
第一层 性别	-0.088	-4.751***	0.012***	18.463***
网龄	0.063	3.392***		
第二层 性别	-0.114	-6.457***	0.097***	318.237***
网龄	0.050	2.853**		
消极情绪	0.313	17.839***		

2.5 幸福倾向对消极情绪与网络成瘾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本研究的假设2,分别对意义倾向和快乐倾向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首先对意义倾向、快乐倾向、消极情绪以及网龄进行中心化,并分别生成意义倾向与消极情绪的交互项、快乐倾向与消极情绪的交互项(即两个中心化之后的变量的乘积项)。分别建立多水平回归模型检验意义倾向和快乐倾向的调节作用,回归模型的第一层先放入性别和网龄作为控制变量,第二层放入自变量消极情绪以及调节变量意义倾向(或快乐倾向),第三层放入交互项。多层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4、表5所示)表明:意义倾向不能调节消极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beta=-0.030, P>0.05$);而快乐倾向能够正向调节消极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beta=0.041, P<0.05$)。

为进一步考察快乐倾向的调节作用模式,根据快乐倾向将被试分为两组:高快乐倾向组(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快乐倾向组(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根据分组结果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对于低快乐倾向的青少年,在控制了性别和网龄的影响之后,消极情绪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的得分, $\beta=0.278(t=6.165, P<0.001)$;对于高快乐倾向的青少年,同样控制了性别和网龄的影响之后,他们的消极情绪也能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的得分, $\beta=0.364(t=9.097, P<0.001)$,并且斜率比低快乐倾向的被试更高。也就是说,快乐倾向在消极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快乐倾向越高的青少年,越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而沉迷网络。

表4 意义倾向在消极情绪与网络成瘾之间调节效应的检验

变量	B	t	ΔR^2	ΔF
第一层 性别	-0.088	-4.751***	0.012***	18.463***
网龄	0.063	3.392***		
第二层 性别	-0.114	-6.499***	0.099***	163.135***
网龄	0.054	3.088**		
消极情绪	0.304	17.084***		
意义倾向	-0.048	-2.710**		
第三层 性别	-0.115	-6.521***	0.000	0.980
网龄	0.054	3.063**		
消极情绪	0.306	17.099***		
意义倾向	-0.048	-2.695**		
消极情绪*意义倾向	-0.017	-0.990		

表5 快乐倾向在消极情绪与网络成瘾之间调节效应的检验

变量	B	t	ΔR^2	ΔF
第一层 性别	-0.088	-4.751***	0.012***	18.463***
网龄	0.063	3.392***		
第二层 性别	-0.115	-6.562***	0.109***	180.526***
网龄	0.035	2.015*		
消极情绪	0.319	18.260***		
快乐倾向	0.109	6.221***		
第三层 性别	-0.114	-6.518***	0.001	3.964
网龄	0.037	2.078**		
消极情绪	0.317	18.185***		
快乐倾向	0.109	6.239***		
消极情绪*快乐倾向	0.035	1.991*		

3 讨 论

3.1 青少年网络成瘾现状

本研究中,中学生的网络成瘾比例为5.52%,网络成瘾倾向比例为16.92%。相比于近几年关于我国青少年网络成瘾现状的已有研究或调查的结果^[6, 13, 33, 34],本研究中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比例相对较低。但这主要是由于测量诊断工具及其诊断标准的不同所造成的,在邓林园,武永新,孔荣等人^[33]以及邓林园,方晓义,伍明明等人^[34]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均为陈淑惠,翁俪祯,苏逸人等人编制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CIAS-R),这一量表共包含26个题目,总分最高为104分,根据Ko等人^[35]的诊断标准,总分在64分及以上的被试被判断为网络成瘾。因此,相对于本研究中的测量工具及诊断标准,这两个研究对网络成瘾的诊断标准更低。此外,除了这部分被诊断为网络成瘾的青少年,还有高达16.92%的青少年是有网络成瘾倾向的,这表明尚有大量的青少年存在网络成瘾的风险,如果不加以干预,可能会彻底发展为网络成瘾;相反,如果能够对这部分青少年进行合理的干预,他们就有可能脱离网络成瘾的风险。

3.2 青少年消极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多层线性回归结果表明,青少年的消极情绪能

够显著预测他们的网络成瘾得分。这与本研究的假设1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如:孤独、生气、沮丧、烦躁等)越多,他们网络成瘾的程度和可能性也越大。

先前研究在探究消极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时,主要是关注某一种或者两种特定的消极情绪的影响作用,较少综合地考察各种消极情绪整体的影响。如,一些研究关注的是焦虑情绪的影响^[9],一些研究关注的是抑郁情绪的影响^[10-12],一些研究关注孤独情绪的影响^[15, 16],也有一些研究同时考察了抑郁、焦虑的影响^[13, 14]。但是,仅仅是这些研究还不能确定究竟是这些特定情绪在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还是由于它们都是消极情绪才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的。本研究在先前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证明了青少年的消极情绪确实能够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消极情绪体验较多的青少年会通过一些方法去逃避或者试图调节自己的消极情绪,而其中的一种做法便是让自己沉浸在网络世界中。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青少年的消极情绪使得他们的控制能力下降,无法抑制自己的上网冲动,从而导致网络成瘾。具体的作用机制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去探究或验证。

3.3 幸福倾向对消极情绪和网络成瘾关系的调节

通过对两种不同的幸福倾向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检验,本研究发现只有快乐倾向能够显著正向调节消极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而意义倾向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部分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2。即相比于快乐倾向较低的青少年,快乐倾向高的青少年的消极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更大;而意义倾向高的青少年和意义倾向低的青少年,消极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不存在差异。

先前研究对比了意义倾向和快乐倾向对个体各个方面的影响差异。例如,石霞飞,王芳,左世江^[30]对比了意义倾向和快乐倾向各自对个体的学习目标、学习毅力、学习策略和学习投入等学习行为的影响,发现高意义倾向能够促进个体的良好学习行为,而快乐倾向对学习行为的影响较弱。类似的研究结果也在其他领域被证实,如主观幸福感^[36]、学业动机和生涯规划^[37]、职业认同等^[38]。这些都表明,相对而言,意义倾向对个体会产生更多的积极影响,而快乐倾向较少对个体产生积极影响。本研究则进一步在网络成瘾领域证明了:快乐倾向高的个体,他们更容易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而网络成瘾,而高意义倾向并不会增强消极情绪对网络成瘾的影响作用,甚至还有轻微的削弱作用(消极情绪与意义倾向的交互项负向预测网络成瘾, $\beta=-0.017, P>0.05$)。综合来

看,相比于意义倾向,快乐倾向对于个体的影响确实比较微弱,甚至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Young KS. Internet addicti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linical disorder. *Cyber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998, 1(3): 237-244
- 2 张锦涛,陈超,王玲娇,等. 大学新生网络使用时间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心理学报*, 2014, 46(10): 1521-1533
- 3 张锦涛,刘勤学,邓林园,等. 青少年亲子关系与网络成瘾: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1, 27(6): 641-647
- 4 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 2009年青少年网瘾调查报告, 2010
- 5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28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016
- 6 Young KS. Surfing not studying: Dealing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on campus. *Student Affairs Online*, 2001, 2(1): 1-3
- 7 Shaw M, Black DW. Internet addiction: definition, assessment, epidemiology and clinical management. *CNS Drugs*, 2008, 22(5): 353-365
- 8 魏华. 压力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
- 9 Eldar S, Bar-Haim Y. Neural plasticity in response to attention training in anxiety.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10, 40(4): 667-677
- 10 Ha JH, Kim SY, Bae SC, et al. Depression and Internet addiction in adolescents. *Psychopathology*, 2007, 40(6): 424-430
- 11 Lin MP, Ko HC, Wu JYW. Prevalence and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ternet addiction i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011, 14(12): 741-746
- 12 荀寿温,黄峥,郭菲,等. 青少年网络成瘾与抑郁之间的双向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4): 613-615
- 13 张琴,王耘,苑春永,等. 网络成瘾与青少年不良情绪行为关系的性别效应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6): 1004-1009
- 14 杨轶冰,李福华. 网络成瘾与大学生的情绪障碍的关系调查. *教师教育研究*, 2009, 21(5): 40-45
- 15 Amichai-Hamburger Y, Ben-Artzi E. Loneliness and Internet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3, 19(1): 71-80
- 16 刘连龙,徐丹,胡明利. 大学生孤独感与其网络成瘾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1): 59-60
- 17 Larson RW, Moneta G, Richards MH, et al. Continuity,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daily emotional experience across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2002, 73(4): 1151-1165
- 18 李冬梅. 青少年心境动态发展特点及不同调节策略对其心境变化影响的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5
- 19 Peterson C, Park N, Seligman ME.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full life versus the empty lif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5, 6(1): 25-41
- 20 Waterman AS. Two conceptions of happiness: Contrasts of personal expressiveness(eudaimonia) and hedonic enjoy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3, 64(4): 678-691
- 21 Ryan RM, Deci EL.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1, 52(1): 141-166
- 22 张高产. 积极心理品质对大学生网络成瘾的预防作用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 23 Lin SS, Tsai CC. Sensation seeking and internet dependence of Taiwanese high school adolesc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2, 18(4): 411-426
- 24 王洁,陈健芷,杨琳,等. 感觉寻求与网络成瘾关系的元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10): 1720-1730
- 25 高文斌,陈祉妍. 网络成瘾病理心理机制及综合心理干预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006, 14(4): 596-603
- 26 陈文锋,张建新. 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中文版的结构和效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4, 18(11): 763-765
- 27 董奇,林崇德. 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标准化测验简介.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28 董奇,林崇德. 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技术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29 董奇,林崇德. 当代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 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总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30 石霞飞,王芳,左世江. 追求快乐还是追求意义? 青少年幸福倾向及其对学习行为的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5, 31(5): 586-593
- 31 Aulakh PS, Gencturk EF. International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s: control, governance and performance.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0, 29(6): 521-538
- 32 Park SK, Kim JY, Cho CB. Prevalence of Internet addiction and correlations with family factors among South Korean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2008, 43(172): 895
- 33 邓林园,武永新,孔荣,等. 冲动性人格,亲子沟通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交互作用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4, 30(2): 169-176
- 34 邓林园,方晓义,伍明明,等. 家庭环境,亲子依恋与青少年网络成瘾.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3, 29(3): 305-311
- 35 Ko CH, Yen JY, Chen SH, et al. Proposed diagnostic criteria and the screening and diagnosing tool of Internet addic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2009, 50(4): 378-384
- 36 Chan DW.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Chinese prospective and in-service teachers in Hong Kong.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9, 29(2): 139-151
- 37 Gabriele R.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Do They Make a Difference in a Student's Educational Life?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2008, 36(2): 388-101
- 38 Hirschi A. Effects of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on vocational identity achievement.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11, 59(4): 367-378